



8月19日，菊芋园沙漠治理与环境文化诗会如期召开。会前芒果带领大家到沙伯川的墓地献上了花篮，接着又参观了菊芋园，每个到会者自然是一片惊叹。看过了菊芋园，大家走进了诗会会场。

会场设在菊芋园志愿者食堂。经南珠儿创意，依君儿和芒果找来志愿者动手布置，虽然简陋，但却典雅。

参加诗会的主席团成员有（女士优先）：依君儿、丰腴留香、惠沉梅尔、小惠沉梅尔、苗雨、玉从容、香樟姝女，马克露微，还有芒果、阿古、陆海欣、天涯老人、警民、小叶榕、冷关公（暂空）、水黄皮儿、沙尘黛、南海芭蕉、北方鹤。此外到会的还有沙海市环保局沙漠环境治理专家杨孜、全国500强企业著名企业家沙尘黛，文联、作协、诗歌学会的领导、沙海大学的文学青年以及治沙志愿者等130余人。

会议由沙海市沙漠文化学会会长芒果主持。他说：首先，我

们欢迎重逢大师北方鹤、小说《白泉》的作者洪建民和重逢才女、网络著名诗人南珠儿、魔芋园园主南海芭蕉梁基伟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洪建民、南珠儿和南海芭蕉，起身向大家行礼致意。会场立即响起一片掌声，欢迎三位著名环境诗人的到来。接着芒果又一一介绍其他到会的代表。

芒果继续说：人们都知道，沙海有许多沙尘，我查了一下资料，自元朝铁木真入主中原以来，这里就是一片沙漠，从来就没长过草，被誉为沙海，也是名不虚传的，夺去了许多人的健康，据来自民勤县三雷乡观测点的数据显示，2006年沙丘移动速度平均为8.64米，比2005年多移2.49米；沙漠边缘向绿洲推进2.37米，与2005年持平。而在民勤蔡旗乡观测点，2006年沙丘移动速度平均为3.12米，比2005年多移0.73米；沙漠边缘向绿洲推进6.19米，比2005年多移5.93米。时至今日，中国西北严重沙化，尤其是内蒙古阿拉善作为近年威胁北京的沙尘暴发源地，每年以沙漠面积**1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面积)的速度逼近华北，辐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正是沙尘暴的严峻挑战，飞舞的沙尘，滚滚流荡，吞吃绿野，驱赶生灵，掩埋村落，无所不尽其能，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尽管数年来我和我的志愿者们继承沙伯川教授的遗愿，在沙海种植了大量菊芋，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小气候，刚才我带着大家已经参观了，可是，要彻底解决问题，没有两到三代人的群体努力，是难能奏

效的。今天这次环境文化诗会，我们也不必拘泥一个主题，虽然叫沙漠治理与环境文化会议，我们可以寻找更多的话题，只要与环境有关，与文化、道德有关，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要是良好的环境是治理出来的，还是自然界赐予的？到底应不应该治理环境，出现了分歧。

诗人陆海欣说：今年春天，沙尘暴从从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进入我国，分三路南下。翻天山、越昆仑、跨黄河、过长江，扫荡我国，黄沙飞扬；塞北江南，处处蒙尘。可见沙尘暴是国际性的灾害，必须认真对待。

天涯老人认为：“自然界出现了干涸的河流，这是自然界的事儿，人类也是无能为力的，谁能管了那么多，虽然河床还在，但是水已经很难重现昨天的潋潋。治理环境实在是人们自作多情，说得难听点儿，如果说人工治理是手淫环境的的话，那么，呐喊则是在浪漫的意淫我们的情感。”

苗雨说：“我认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环境工作者，应该看到环境文化所秉承的文化内涵。即使人们有意淫的天赋，可是从遗传基因上看，它更多的是黄沙岭上的菊芋，它毕竟在用自己的青枝绿叶证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至少在心灵的层面，还有生机盎然的青春不仅活着，而且还勇气十足的屹立着。”

惠沉梅尔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沉淀与释放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良好的环境，就像人类之间没有性爱，男女之间的友谊

就会变成没有种植菊芋之前的黄沙岭，一样会毫无生气，人们就会沉闷消极，就会郁郁寡欢，就会生病。在这一点，我认为应该像芒果这样，为荒漠多种植些菊芋，或者在大海的滩涂，向小叶榕那样多栽些红树，向沙总这样有一份热发一份光，来护卫我们的家园。我的开开心心心理诊所每天都在接待一些抑郁寡欢的患者。他们为什么抑郁寡欢？我听过白泉重逢定理，就是因为他们不能与美好的事物重逢。而环境文化恰恰给我们填补了这个空白，比如当我们每天与一首好诗相逢的时候，我们会由衷地感到我们活得多么美好。

丰腴留香说：我和南珠儿在谈到这次诗会的时候，一致认为这是一次纯粹环境文化会议，一刻也没离开环境，品诗、评诗、读诗、议道德、论菊芋、谈红树与环境文化贯穿始终。我要强调的是，我赞同南珠儿的观点，环境文化是我们灵魂的魔芋和红树林，有了诗，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道德、情感就多了一道天然防护屏障。它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人的最佳境界。

小叶榕不无感慨地说：我认为道德与珍惜生命是统一的，我们爱惜环境就是最好的传统，也是最大的德，无缘无故破坏环境，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时代，应该让它成为过去了。我在东南海岸建起了红树研究所，进行人工培育红树林，虽然规模还赶不上菊芋园，也不如魔芋园，欢迎大家到红树研究所参观指导。

沙漠环境治理专家杨孜说：“据我所知，北方土地的沙化十分严重，这不仅在中国，在非洲一些国家、包括在美国，还是在沙

特阿拉伯等国家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国家是最早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国家。2004年6月，全国有80家大型知名企业和百余名知名企业家云集腾格里大沙漠月亮湖，制定《生态协会章程》，并建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约定每个企业每年捐款十万元，捐助沙漠治理，我国中央财政每年都要拨款，来改善环境。至今五年时间过去了，依然收效甚微，足见流沙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似乎无可奈何。尽管那次会议我因事没有到会，但是我知道事件的始末。”

一树珍珠说：“我来自甘肃省。我参加了月亮湖会议，也是《阿拉善宣言》的见证者之一。由于我国众多人口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良好的自然环境容量越来越小，企业环境科技积累较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持续面临环境资源的压力。这种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压力，要求我们企业家应该自觉地将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纳入视野，积极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不仅如此，还有土地盐碱化问题也十分严重，我省的民勤县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好多村民纷纷离开自己祖先的村庄，而留守下来的村民，深受沙尘和干旱缺水的双重折磨，他们每天穿行在干涸沙化严重的盐碱地上，寻找饮用水，日益逼近的沙丘，奇缺的水资源让这里的百姓吃尽了苦头。”

著名企业家沙尘黛说：“我计算了一下，我国现有可耕种土地面积18亿亩，每年失去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就是10万亩，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口在逐年增加，而养育我们的土地却在逐年减

少。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青年志愿者代表小惠沉梅尔说：“我们90后的青年，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沙尘暴的环境里，可是有时不明白沙尘暴来于何处？小的时候以为来于天空，现在才知道来自地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南珠儿听了这些议论，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说：我国从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重视环境，而至于孟轲、管仲，已经开始把环境纳入国家兴衰的政治要素来考虑了，至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更是这这方面的典型。其中“垄稻沟鱼”、“桑基鱼塘”就是相当成熟的我国古代生态工程模式。这说明，我们的先人已经认识和利用生态的治理造福于民。我们应该从古代文化的典籍中，吸收营养和经验，我相信只要重视环境建设，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是一定会完成的。大沙漠里胡杨林的固土作用十分明显，树龄可达几百年、几千年，红柳、梭梭、榆树、柠条、沙棘等也是最佳抗沙树种，必须保护，没有这一块荒漠植被的维系，治沙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我是传媒学院的讲师，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诗意的栖居与栖居的诗意，都是我们须臾不可或缺的。至于说到诗，它首先是一种文化。

依君儿说：可耕种土地正在沙化或者被飞沙掩埋，治沙主要的任务在于固沙。例如我们在这里实施的网格状沙障以及飞机、封截、人造生物固沙等多项技术，是沙伯川老先生的首创，当然也属于我国人民的知识产权，效果良好。近年来，我国

还编辑出版了《中国防沙治沙实用技术与模式》和《中国防治荒漠化传统知识与实践技术》受到国内外一致的欢迎，《中国防治荒漠化传统知识与实践技术》（英文版）还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佳实践奖。

沙尘戴说：不用怀疑，我看到好多环境专家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关注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但也应该承认，爱护环境与治理环境同样值得关注。环境在任何时代，都会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人们的生存质量，它可以提醒我们的企业，必须从现在开始进入环境治理最佳境界。在月亮湖会议上，我和其他百家企业一样，也捐了10万元，现在看来太少了，从今年开始，我们确定每年拿出1000万元资助环境建设。

会议请洪建民介绍了白泉定理。洪建民最后说，过去我们都是用水洗脸、洗衣服，惜一切需要清洗的物品，可是谁都没想过，这被污染了的水，谁来为它们清洗生身上的污垢？水是一切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清洁的水源，怎么会有健康的生命。我的老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该从新洗水了。

会场再一次想起了热烈的掌声，这让洪建民和南珠儿深受鼓舞。

第三天上午进行诗朗诵。与会者每人至少朗诵了一首自己的代表作，尤其是苗雨和依君儿的诗，引发了决堤般的掌声。诗会进行得轻松，而且浪漫：忽而掌声阵阵，忽而宁静如云，忽而音

乐如轻波乍起，忽而吟咏如清泉流水；会场中每个人的脸色忽而如桃花艳艳，忽而红云初现，忽而五色斑斓，忽而瑰丽如虹。

下午，自由发言。他们就诗歌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地讨论，一致认为诗的本质是动，而不是静，静是动的另一种状态。会议休息的时候，忽然外面来了一辆吉普。芒果对洪建民说：“可能是红柳园园主冷关公到了，这可是西北诗坛的情歌王子，又有快枪手的美誉，我们得恭候远迎。”

洪建民说：“冷关公，可是大名鼎鼎，我和他又有好长时间没见了，正盼着再见上一面呢。”

芒果、洪建民、南珠儿、南海芭蕉、一树珍珠、水黄皮等人呼啦啦从屋里跑了出来。

冷关公背着旅行袋风尘仆仆地走上来，芒果笑哈哈的上去握手，说：“可把你给盼来了。”

冷关公说：“报社有篇稿子等着发，我忙完了，立即赶了过来，还是晚了。”

洪建民说：“我们终于又重逢了。在网上虽是天天见面，总是隔了一层，还是见到真人好。”

冷关公说：“前年你去红柳园，我想留你多住些日子，可是你说去欧洲，我也没能留住你，欧洲好吗？”

洪建民说：“欧洲挺好的，很精致，不过我还是感到我们中国有着辽阔的美。”

南海芭蕉、南珠儿、小叶榕、一树珍珠、水黄皮等人也过来

握了手。芒果又把沙海市著名记者陆海欣、电视台著名播音员马克露微以及文联副主席天涯老人一一介绍给冷关公，相互交换了名片，握了手。当介绍到苗雨和依君儿时，冷关公说：“我的网名虽然有点冷，你们可别误会，我对所有的女诗人可是热心肠的，别忘了我还是著名的情歌王子呢。”说得所有在场的人一个个开怀大笑。

芒果招呼着，把冷关公接进了屋里，立即把冷关公向与会者作了简短介绍，与会诗人、文学青年和青年志愿者们鼓掌欢迎。芒果说：“情歌王子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西北的阳光，使这个诗会更加灿烂辉煌。下面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欢迎水黄皮接着发言，冷关公作准备。”

从东海市来的水黄皮宋晨光在一片掌声中，摇晃着站立起来，给大家敬礼，说：这次会议，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东海造船厂正在研究海水污染净化问题，虽然海岸不能种植菊芋，也不能种植魔芋，我们考虑能不能让南海的红树北上，比如通过基因再创的办法，给红树的肌体添加耐寒‘软件’，让我们东海岸也出现一片红树林。真的，这是真的。

大家听到这里，一起笑了起来，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水黄皮激动地说：感谢大家的鼓励，在诗坛，虽然有一个苗雨已经够了！可是再多些小苗雨，我看也是未尝不可的，比如北方鹤的清水与河流的白泉重逢定理再多些人知道，不是更好吗？芒果的菊芋园，包括红树研究所，魔芋园，红柳园，

再多一些，我是说，因地制宜，多搞一些环保园，大地就会油然新绿，有什么不好呢？真的，这是真的。我们应该忠诚于我们的民众，或者说对我的女儿负责，对不起，在这里我谈到我的女儿，我女儿的妈妈，也就是我身边的红树，被我酒后一拳给打跑了，女儿失去母爱之后，我一直想给她找个母亲，总不能如意，女儿说不如原来妈妈的味道好，我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就考虑能不能给她创造一个值得她爱的好环境。说到新诗，我想请教各位诗人，新诗到底咋个写法？尤其是诗意的环境。

刚刚赶到会场的冷关公，站起来向大家频频致意，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改善环境是永恒的主题，我在干旱的西北戈壁上建立一个千亩红柳园，欢迎大家有时间前去参观指导。

洪建民接过来讲：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预言说，动物灭绝后接下来就是人了。人们经常用嘲讽的口吻说，饿死诗人，如果环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到那时谁都逃脱不了惩罚，饿死的恐怕就不只是诗人了，饿死的可能就是全人类。前些日子，南海芭蕉和我打过招呼，在适当的时候组成红树科考队去南海考察，我和与会的许多诗人说了，有意参加者可在各大诗歌网站报名，由各大诗歌网站选出代表参加。但是无论谁参加，都必须处理好科学考察和自己本职工作的关系，要和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协商好，安排好。

接着玉从容、杨孜、陆海欣、马克露微、天涯老人、沙尘黛、小惠沉梅尔等这些文学网坛宿将也从不同角度交流了自己的想

法。一些诗人再次朗读了自己以菊芋园为题写的环境新诗作品，把沙漠环境文化诗会推向了高潮。尤其天涯老人笑哈哈地说：“看来有时这意淫，不仅是一种自慰的极好方式，还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心理过程，昨天我说一年召开两次这样的诗会，显然是不够的，希望以后每年每个季度召开一次，也不算多。”大家在一片笑声里，报出热烈的掌声。

这次诗会开得十分热烈而轻松。最受欢迎的话题是：你们能不能深入浅出的谈谈环境诗文化？最严肃的话题：尊重生命、尊重诗歌。最容易忘记的话：我们什么都不带来，走时却一定要把垃圾带走。

最受关注的话题是：到底谁在污染我们的水源？

这次诗会最得意的一件事：当离开黄沙岭菊芋园的时候，在芒果的带领下，经过冷关公、小叶榕、依君儿等诗人认真清理，带走了上山带来的所有会议垃圾：纸片、塑料袋、冰棍杆、矿泉水瓶，等等，没伤害一棵植物，没碰坏一片叶子。

在这次会议上商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由洪建民提议并由他和南海芭蕉带队，拟于2009年12月间，去南海寻找红树林，队伍成员由各大诗歌网站报名，由北方鹤和南海芭蕉选拔，由南珠儿负责汇总登记人员名单；具体出发时间由南海芭蕉另行通知。

洪建民和南珠儿离开菊芋园的时候，买的是同一架次的机票，飞在天空上，两个人就白泉重逢定理的应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当飞机到达北京机场降落中转，南珠儿握着洪建民的手说：

“洪哥，这次会议我看到你真的成熟了，你要想我，可来北京看我。”洪建民说：“我现在根据白泉重逢定理，正在制作环境树计算尺，要去北京也得把尺子做出来，可以制成微机软件后，才能去。但是，到那时候你得告诉我老师说的谁也没说出的秘密。”南珠儿说：“感情，你不带条件，这辈子还不来北京了呢？”

在北京机场，他们依依惜别。长时间的拥抱后，南珠儿拉着旅行箱走了。洪建民目送着南珠儿，望着她渐渐离去的背影，好像自己的灵魂也渐渐的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他久久站立着，想，如果南珠儿回过头来，和自己一起回海洋市，该有多好，即使不再咬他的脖子，他也不再掀南珠儿的裙子，或者也不研究白泉重逢定理，只要在一起，干什么都行，比如，一起下盘棋，徒步走滨海路，爬上香水寺的山顶，对着云海高喊也行。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南珠儿真的从人群中回过头来，朝他笑着，挥动着手臂，洪建民也笑着挥了挥手。

看着南珠儿随着熙攘的人群走出自己的视野，洪建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和可爱的南珠儿重逢呢，或者说，什么时候魂归于体呢？”他想到这儿，有点茫然不知所从。在回来的天空上，他又想到这个谁也没说出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南珠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会议结束后，各路诗人踏上了返乡的路。芒果依然回不了家，老婆还是不接受他，并一再声称，你不是诗人吗？就等着饿死吧？

你不是有菊芋园吗？那你就吃菊芋吧。我看你是湿的，还是干的？

芒果也不去理论，便继续在他的黄沙岭菊芋园研究他的菊芋治沙。寂寞了也研究哲学。他对拉康的“重返弗洛伊德”的口号不屑一顾，至于尼采提出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的口号，他也不想苟同，因为毕竟尼采也一度成为重新评估的对象。

芒果仿佛打开了窗子，大口吸纳着新鲜空气。芒果拿起来一本《社会契约论》读了起来。卢梭的一些话说到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坎上了，但却不一定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坎上。社会契约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公意则是社会契约的精神内核。正因为公意永恒正确、一致，主权也就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

在芒果看来，至于婚姻，堂而皇之的说是爱情，其实已在某种契约下，捆绑着爱情应有的活力。爱情的红树林应该是鲜活的，自然而然的，我们应该感觉到它的情趣，而不是压力。

芒果是这样理解的，婚姻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过去，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抹煞了人们这种权利，因此常常让婚姻要么变成赤裸裸的性爱，而没有情趣，要么就是爱情干涸之后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在赤裸裸的性爱之后，进入后爱情的残忍的冷酷，这些都是对他人权利的蔑视。他继续读下去，在深入探讨公意的基础上，卢梭归纳了主权的基本属性：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主权

是不可分割的；主权是不受限制的；主权不可被代表。如果把这里的一个关键词变换一下，你会发现最后一句是：爱情不可被代表。

可是，在一个家庭里，因某种权力的倾斜，很容易一棵树成为另一棵树的霸主。比如芒果我，就是家庭的牺牲品，一个被爱情戏弄得体无全肤之后，成了遗弃了很久的孤儿、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棵孤苦伶仃的红树、一颗黄沙岭上摇曳的姜不辣（菊芋的俗称）。正如贡斯当认识到的那样，善良的动机并不必然产生美好的结果。正如是说：对于芒果的婚姻个体来说，依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之中呢？芒果想，自伏羲氏以来，中国的家庭一直笼罩在亲情之中，而对亲情以外的个人意志却很少问津。接着他又翻开了贡斯当的书册。从贡斯当的观点出发，来引出一些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质上讲，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并非所有人享有主权。只有有产者才享有主权，才可以享有选举自由和被选举的权利。我芒果即便是无产者，也应该享有主权，尤其在这个家庭里，尽管我并不想在这个家庭里谋取一官半职，但是我不放弃做人的权利。因为我是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像我芒果这样的家庭成员来说，不能不说，贡斯当的学说实际上具有某种性质上的反动。他因此有些气愤。

就芒果说来，他并不想研究那些已经过时的关系，他看中的是行动，而不是思想。芒果认为在道德责任和义务范畴，应该是

互惠互利的，也就是时刻保持一种均衡的状态。但是，客观世界常常找不到均衡，倾斜是无时不在的。均衡只能是人们的理想，客观世界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某种倾斜之中的。爱情不会选择一个不爱他（她）的人。

芒果终于有充分的时间来仔细的过问哲学了。胡塞尔试图借助描述现象学的“悬置原则”，将一切有关客观与主观事物实在性的问题都存而不论，并把一切存在判断“加上括号”排除于考虑之外。可是，现实中好多问题，却是你必须面对的。

芒果认为洪建民说得对，为自己的情感找个归宿，可是他现在还很茫然。他的心情现在有点抑郁了，只好继续研究哲学，聊以解除心中的苦闷。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吞噬这些学说的精髓。像卢梭、贡斯当、胡塞尔等西方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芒果尽管不是都很欣赏，但作为一个深谙哲学的芒果还是比较熟悉的。像这样的超人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或者天地间最基本的规律的阐述，可以与天地一起存在外，至于那些阳春白雪似的学说体系，在其建立之日就已经开始陈旧。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